

黑蝉会所

神秘女杀手

她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美丽之中隐藏着杀气 and 邪气。一身穿着全黑的紧身衣，充分显露出一付健美的身段。在二桩桩扑朔迷离的惨案中，她蛇行鼠伏，扮演着一个惊人的角色，去称死尸女神……



7.5
4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杨 桦

书 名 黑蜂会所

作 者 冯 嘉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重庆巴县印刷厂印刷

1988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875

印数 1—200,000册 字数 165千

ISBN7—5411—0322—5/I·302

定价：2.30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描写80年代香港黑社会内幕的长篇惊险匪警小说。

黑蜚会所是香港社会的一家私人俱乐部。在这里，黑社会人物勾心斗角，为着金钱和权力互相残杀。著名侦探司马洛挺身而出，决心为社会剪除这一罪恶势力。在侦探过程中，时有惨案发生。凶手是谁？在层层迷雾中，司马洛终于发现了黑色阴影——一个神秘、妖艳的女杀手。在正义与邪恶的严酷搏斗中，正义，终于成为披红的胜利者。

本书具有情节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的显著特点，吸引读者一口气读完。但由于作者过分追求情节的紧张性，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的挖掘等便有所忽略。值得指出的是，代表正义力量的司马洛的某些手段也并不为我们所称道。但是，读者可以从中看出资本主义的某些黑暗腐朽角落的形形色色和邪恶力量的失败命运。

目 录

第一章	扑朔迷离·····	1
第二章	“炸弹”之死·····	52
第三章	别墅枪声·····	88
第四章	连环暗杀·····	110
第五章	神秘女人·····	148
第六章	带刺玫瑰·····	189
第七章	天网恢恢·····	230

第一章 扑朔迷离

那个神秘的枪手出现了，他就坐在其中一扇窗子的窗沿上，手中有两把枪。那女郎说：“我们——成功了。”是的，”枪手说：“不过，你却知道得太多。”

1 香港的夜生活充满着强烈的刺激。无数的高楼大厦同时闪烁着光怪陆离的眼睛。酒吧和夜总会疯狂着，溢着性的潮水。车水马龙，珠光宝器，西装革履，华语英语，粤语普通话，所有一切混杂在一起，沸沸扬扬，有如一鼎滚开的水。即使在偏僻的小街路口，也有浓涂艳抹、打情骂俏、大胆挑逗行人、拉客过夜的女郎嗲嗲的卖弄声和放肆的浪笑声。整个夜，就像春情荡漾的妖媚妇人，吸引着那些渴望发泄精力的男人；也像雄性勃勃的朗朗男子，挑逗着那些寻求精神刺激的少女少妇。

红灯，绿灯。一辆灰黑色的尼桑车穿过轩尼诗道、纽约戏院、国货公司，在灯火辉煌的皇家夜总会门前缓缓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为首的是一个胖子，约摸五十岁光景，秃顶，啤酒桶似的身子上，穿着一套过时的旧西服，面色显得很疲惫，只是那双细小、深邃的眼睛间或一转，发出炯炯的光彩，才给人以警觉，干练的印象。他就是警察局探长赵

~ I ~

家驹。紧跟在赵家驹身后留“矢村式”头发的矮个子，是偵探刘作敏，赵家驹的心腹。今天他们是应皇家夜总会经理之约，来维护秩序的。因为近几天来，总有些不明身份的人在这里捣乱。

皇家夜总会是一家英国人办的据说耗资几亿美元的特大夜间游乐场。经理是个中国人，和探长赵家驹交往颇深。他见赵家驹他们进来，忙迎上去，安排他们在舞厅的电子音乐喷泉边坐下来。身穿宇宙色镶边侍者服的女招待送上咖啡。赵家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欣赏喷泉水柱。随着摇滚乐喧啸的音响，水柱神奇地变幻出千姿百态。或高或矮，或粗或细，或红或蓝，忽而如球形，忽而像菱角，煞是好看，赵家驹正看得入神，手肘被刘作敏撞了一下，原来演出开始了。

皇家夜总会经理深谙赚钱之道，他不惜重金从南洋请来著名的桑巴舞星，从美国聘来摇滚乐、霹雳舞好手，从巴黎请来世界第一流的时装模特儿，用他们招来那些喜欢强刺激的现代派青年。今晚演出的是专门从澳门邀来的“脱衣舞”表演名家。

随着台下观众的掌声，欢呼声和尖叫声，摇滚乐变成了小夜曲，轻松，活泼，和谐，灯光也渐渐暗了下来，只剩下台上粉红色的柔和的顶光和脚光。两个表演“脱衣舞”的姑娘停止了疯狂的扭摆，略带羞涩地开始宽衣解带。她们其实是久经沙场的高手了，故作娇羞之态是为了表演得更自然，更有魅力。这一招果然叫座，观众被迷得如痴如醉，睁圆了眼睛，屏住了呼吸，整个大厅除了悠扬舒缓的乐曲声外，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安静。当演员把衣服一件一件慢慢地脱下，在一大堆带着女性温馨气息的衣物

上，旋转着身子，向所有观众裸露出她们漂亮而有弹性的胴体时，整个舞厅沸腾起来，掌声，口哨声和放浪的欢呼声重新淹没了所有音响。

一个留长发的青年突然跳上台去，紧紧抱住一个姑娘狂吻，手却粗野地滑到姑娘丰满的臀部上，用力捏抓。姑娘又痛又怕，吓得杀猪似地尖叫起来。台下一片骚乱。

探长赵家驹悄悄掏出手枪，朝刘作敏一努嘴，刘作敏会意地点点头，一跃跨上舞台。乘长发青年不备，他迅速转身，背紧抵住长发青年的背，反转双手抓紧长发青年的肩胛，略一运气，用柔道功夫把长发青年翻了个个儿，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这一下，像是在鲜蹦活跳的泥鳅里撒了一把盐，观众被吓得跑的跑，逃的逃，呼天抢地，只恨爹娘没给多生两只脚。混乱中，几个穿体恤的小伙子大声怪叫，推开人群，冲到刘作敏身边，把他团团围住。一个戴蛤蟆镜的家伙狞笑着，从腰间抽出匕首，亮晃晃地向刘作敏逼近……

好个刘作敏！只见他一个鱼跃，双手着地，伸直腰身，腿脚，滴溜溜一个三百六十度旋转。在一片“哎哟”声中，早有几个闹事的家伙被他的铁腿扫倒。赵家驹趁机朝天举起手枪，向观众大喊：“我们是警察！大家不要惊慌，请协助我们！”

闹事青年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很快被制服了，长发青年和“蛤蟆镜”被戴上手铐。

舞厅渐渐安定下来，赵家驹喘口气，掏出剑牌香烟叼上，正待点火，司机从外面跑来。看到司机惊慌失措的神色，赵家驹意识到又出什么事了。他愤愤地吐掉香烟，心里暗暗骂了一句：“他妈的，真是多事的夏季！”

司机跑到赵家驹的跟前，小心地看看四周，把手围成喇叭状附在探长耳朵上小声地说了几句。赵家驹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惊讶和疑惑。跟着，他招手叫来刘作敏，让他料理一下舞厅的事，然后腆着肚子，以一种令人发笑的姿势和司机向外跑去。

在一阵轻微的震颤后，尼桑车像一只离弦的箭向前飞驰，红得扎眼的尾灯很快就消失在苍茫夜色中。

2 玉佛山远离市区，人迹稀少，林木参天，空气清凉，很有几分野趣。山凹中，矗立着一排庞大的建筑物，造型呆板，色调灰暗，围着长蛇似的围墙。在一间装修得极华丽的房子里，有一对青年男女躺在席梦思上，正在做着一件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生最快活的事情，这事情自然就是造爱。

天气特别炎热。不过这里是山区，窗外又有一座那么大的花园，晚间根本不用开冷气机，只要推开窗子，凉风就灌进来，比冷气更舒服。两个男女由于刚才那番销魂的剧烈运动后所出的汗，经凉风一吹就干了，憋觉得十分惬意。

习习的凉风很快就使他们的体力恢复了。他轻轻推开她的手，半坐起来，点上香烟，烟头一暗一明地眨着眼。她的手滑到他的敏感部位，觉得粘腻腻的，于是叹了口气，说：“我真想去游泳。”“哈哈，好主意！”他兴奋起来。“游泳比冲澡更好，反正我们自己有游泳池。”说完，他跳下床，又开赤裸健壮的双腿叫她：“我们去比赛，看谁先下水，快点！”

她压低嗓门“吃，吃”笑着说：“你疯了，还没有穿上游泳衣呢！”

他望着她起伏的线条怔了一怔，马上又把她拉起来，说：“怕什么呢？现在一定不会有人偷看我们的。别犯傻了，快走！”

他是个壮实的汉子，跑得很快。她跑到距游泳池还有二、三十步远的地方，就在月光下看见他借着跑步的惯性，在深水区那头的池边“腾”地跃起，紧跟着一个漂亮的转体，笔直地向池中直插下去。

就在这一瞬间，她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因为夜是这样的静，任何声响都容易分辨出来。而她现在听到的不是人体射向水中的声音，却是一声沉闷的、像两件硬物撞击的响声。

她揉着紧张得有些气闷的胸部，快步跑到池边向下望。

奇怪，池里根本没有水！白天灌满的水到哪里去了？！

他刚才跳下去，就是跌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因为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用手势招呼落在后面的她，月光极微弱，又没有灯光，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想到游泳池里没有水，他们下午还在这里游过泳。

现在，这个可怜的人跌在池底，缩成一团，痛苦地蠕动着。

“救命啦！”女郎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划破了黑夜的静寂，传得很远很远。

3 “有人暗中把水放掉了，”一个留八字胡的大汉瞪着双眼，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这并不是一件难事，放水是

听不到响声的。”

她被夹在八、九个大汉中间，将双臂交叉护着丰满的双乳：“我没有放水，”她呜咽着说，“从下午我们一起游泳过后，我一直跟他在一起，即使要放水也没有机会。”

另一个大汉冷冷一笑，有意无意地撞了她一下，一个趔趄，她交叉的双手自然松开了，露出两只迷人的乳房。

“哼，你才说了，是你建议游的泳。否则，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大汉咽下口水，气势汹汹地说。

“假如我要害他，”她气愤地说：“我也不会承认是我建议游泳的。”此时，她也顾不得遮掩自己的身体了，双手叉腰，乳头一点一点的。

“也许你是在装傻，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是不会认帐的。”话音刚落，一只肥大的手掌飞过来，狠狠在她脸上一下，她整个人向后面跌倒，身子张成大字形，什么都不能遮掩了。不过，她早已忘记遮掩了。在这种时候，恐惧感早就战胜了廉耻心。

“你们，你们怀疑是我干的，”她无力地呻吟着：“可以把我拘捕，立案检查，为什么在这里打我？让我到警察局去，我认识一位律师，我是有权通知他的！”

“哼哼，你有权？当然有权，”其中一个人说：“但我们不是警方，我们没有必要跟律师打交道。”

“那……你们是什么人？”她费劲地爬起来，极力澄清眼前直冒的金星，环视他们。

“朋友！他的朋友！”

“我，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她呐呐地说

留八字胡的大汉托起她的下巴，与她对视了一会，说：“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这，这是没有道理的，”她双手掩面，抽泣着说。

“我真的没有……我只不过……我跟他……他不过是付钱带我出来玩玩，再说……再说……我也喜欢他……健壮……你们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工作的！”

“还用猜！海宫夜总会。”

“我不是那种女人，”她伸出手，这是经过长期水泡搓揉的手，关节也变粗大了。她说：“我是在衣帽漂洗间工作的。他约我出去玩，我对他也有相当好感，而且他还……”

“出得起钱。”一人淫荡的声音把话接过去。

“是的。”她点点头。他太富有了，每次完事后，都要给她大把大把的钱。

“那么，也许有一个更出得起钱的人用更多的钱收买了你，让你去勾引他？”

“不，不，没有。我没有勾引他呀！我没有害他呀！”她绝望地叫起来。

一只拳头在半空中划个弧形，重重地落在她胸脯上，她又跌翻在地。这次，她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那个出得起更多钱的人是谁？”有人扯着她的头发问。

她觉得头皮要炸裂开来，哭泣着说：“你们……既然怀疑我，就把我抓到警察局去好了。”

“抓到警察局？当然也可以。不过，我们不喜欢用那种方式做事。”留八字胡的壮汉咬紧牙关说：“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这样简单些。”

~ 7 ~

“他……现在怎样呢？”她胆怯地问：“伤得很重吗？”她突然冒出这句话，连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眼下她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却还会想到他。

“送医院了，伤得很重。”其中一个面孔说：“万一有什么不测，我们决不会放过你。不过，你还是有解脱的机会，只要你供出幕后唆使你的人。”

她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雪白柔嫩的肌肤上，沾满了灰尘。直到屁股上被人狠狠踢了一脚，她才停止了哭泣，噤着说：“我怎样才说得清楚呢，没有人唆使我，我没有干坏事！”

叮铃铃、叮铃铃……屋外过道上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这铃声，像是预示着什么似的，屋子里顿时静了下来，死一般的沉默。这沉默和刚才的打骂声、申诉声形成鲜明的对比，压得满屋的人透不过气来。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还在急促地响着，留八字胡的大汉从梦中惊醒，猛地推了身边一个小个子一掌，那小个子便像机器人般地转过身，向过道跑去。

不一会，小个子脸色苍白地冲进来，紧张得上下牙齿打架，说不出话来。八字胡走过去，在他背上一阵猛捶，小个子“哇”地吐出口痰：“他……他，死了！”

那个女郎正在饮泣之中，一听这话，顿时呆住了，只觉得脑壳中一片空白。过了许久久，她觉得有种灼热感，那一定是那些大汉们恶毒的眼光射在她身上引起的。她没有抬头，也不敢抬头，但她觉察到他们在看着她。那些眼光并不是正在要剥下她的衣服那样，因为她本来就一丝不挂。

在那些简直像要剥下她的皮的眼光中，她感到自己越来越

越烫，仿佛要燃烧起来。她轻轻地叹了口气，颤抖着声音说：“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把真相说出来。”八字胡嘶哑的嗓音中充满着焦躁：“那样，我们就会放了你，找到我们真正应该报复的目标。这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她一开口，又饮泣起来。

八字胡不耐烦地挥挥手，四个大汉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她掀翻在地，按手的按手，压腿的压腿，使她半点儿也动弹不得。她默默地闭上眼睛，准备承受那难堪的暴力。这是她早就意识到的一幕，也是她希望发生的事。因为这种事，男人们要好对付些。虽然，作为一个女人忍受这些是痛苦的。

有什么东西碰到乳头上了，引起她一阵震颤。要来就早来吧，反正逃不过这一关。她在心里呼喊着。

可是这一次她错了。那碰在她乳头上的东西又滑到乳沟中，冰凉冰凉，有锋利感。她惊恐地睁开眼，吓得几乎晕了过去。这是一把刀，一把发着寒光的、屠夫的尖刀。

“我马上就要为你开刀了。给你两分钟，假如你是教徒，就好好地为自己祈祷吧。如果不是教徒，就想点过去快活的事。”八字胡毫无表情地直视着她的眼睛：“然后，我就从这里开始，”他用刀尖轻轻地触着她的乳头说：“是的，就从这里开始，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每割一片，就帮助你下次决心，讲出真相！”

“不，不要！”她想挣扎，身子却被钳制得紧紧的，只有头能够不断扭动。

八字胡不再理睬她的尖叫，一只手牵起她红喷喷的乳头，一只手握紧刀，放在那崩紧的皮肤上。

她觉得自己被割破了，血如喷泉射出来。她的耳边响起了教堂的圣钟声，庄严，肃穆，悠远。她知道自己就要进入极乐世界了，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其实，尖刀并未戳伤她。

看着她脸上古怪的微笑，八字胡恼怒了，略一用力，刀锋真的割破了她的皮肤，鲜血汨汨地滴下来。

看着她流出来的血，八字胡突然产生令他震颤的快感，获得了远远超过造爱的满足。他像一个赢了大笔钱的赌徒，把刀一扔，仰面朝天，快活地笑起来。

笑着笑着，他的身子奇异地震了一震，脸上出现了滑稽的怪相，本来朝女郎跪着的身子，此刻向她直仆过去，倒在她身上，然后沿着她的身上迅速滑倒在地上。

其余的人都惊呆了！这个女郎也挺着滴血的乳房惊愕地看着仆倒在地上的八字胡。

八字胡的背上有一个子弹洞，正慢慢地渗出乌黑的血珠，把子弹洞周围的布料浸湿。

小个子跳过去，把八字胡翻个身，用手一探鼻息，没气了。

八字胡莫名其妙地死去，满房的人都在发愣。

他们像呆子似地扭头望去。此时，他们是在屋子的大厅之中，三面都有窗，而且窗扇很多。假如有人从窗外放枪，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枪弹是从哪个窗扇射进来的，再加上刚才那个女郎在尖叫，八字胡在狂笑，他们没有听到枪声，也可能那枪手用的装了灭音器的枪。

这伙大汉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帮闲，经过瞬间的呆滞、慌乱，便马上反应过来了，他们遇到了劲敌。

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太王。小个子取代了八字胡的地位，拔出手枪喊了声：“弟兄们……”话没喊完，便挨了一枪，仆倒在地。

外面放枪的人，不仅枪法如神，而且枪法奇怪。那几个大汉拔枪有快有慢，先拔出来的先挨枪，后拔出来的后挨枪，眨眼功夫，便倒下几个。

按着女郎的四个大汉意识到应该首先对付窗外的枪手时，他们自己却纷纷饮弹身亡，连“哎哟”也不曾喊出。

那个女郎两手撑着身子坐起来，被折磨得毫无血色的脸上，绽开了笑容。这次她是发自内心的笑，腮边起了两个可爱的酒涡，虽然神色仍有些凄惨，但显得很动人。

这时候，那个神秘的枪手出现了，他就坐在其中一扇窗子的窗沿上，手中有两把枪。他有一张英俊的面孔，很潇洒地把两把枪在手中抛来抛去。

那女郎说：“我们——成功了！”

“是的，”枪手说：“不过，你知道得太多了。”

“但……”那女郎表示惊愕时，“噢”，她也中了一枪，缓缓地向后跌倒。这次她没有感受到教堂圣钟、礼拜什么的。因为在她变形的面孔上，只留下了深深的恐怖和惊疑。

……

半个小时之后，房外过道上的电话又响起来了。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固执地响着，屋子里却一片静寂。

电话声终于被一个仆人听到。他抓起话筒：“是，是。我马上去喊。”

他跑到屋子门口，马上惊呆了，眼睛奇怪地瞪着，舌头难以控制地伸出，半天缩不回来。

屋子里尸横满地，主人那伙帮闲，那个女郎，全死了！

那个仆人眨眨眼，使劲掐了自己一把，觉得发痛，才知道不是梦，于是，撒腿向屋外奔去。

这下，仆人们可犯了愁，报不报警呢？少主人摔在游泳池中死了，老主人不在家。不管是老主人、少主人，或者是主人的那伙帮闲，遇事都不肯报警的，因为他们都有黑社会底子。上半夜，其实是仆人们先听到那个女郎的呼救声，发现少主人跌到游泳池中去了，再去通知主人那伙帮闲的。但八字胡他们赶到现场，首先关心的就是仆人们有没有报警，当知道未报警时，就给了他们每人一份赏金，吩咐他们不许报警，也不要向外界透露此事。后来，少主人被送到一家私人医院抢救，显然也是不愿张扬此事。

但是，现在不报警不行了。死了这么多人，无论如何也遮掩不过去。万一事情再扩大，连仆人们也摆脱不了干系。知情不报有罪呀！

警察局来人了。赵家驹喘着粗气，腆着啤酒桶肚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侦探、法医、摄影师。司机呆在车里没动，用无线电话机与总部保持联系。

赵家驹简短地问了仆人几个问题，吩咐摄影师拍照。一阵镁光灯闪过，摄影师从各个不同角度拍完了需要的照片。法医仔细检查了每个死者的弹洞，心里暗暗称奇，那枪手真是太神了，每一枪都打在致命的位置。

末了，探长赵家驹吩咐仆人找来一块白布，盖在那个女郎身上。他嘱咐仆人们处理好后事，严禁向社会张扬。

仆人们按命令做了，但心里好生疑团。主人家遇事不愿报警方，警方知道了，也不愿意让外面的任何人知道主人家的事。

更令人不解的是，香港乃弹丸之地，不用说凶杀案件，桃色新闻，就连富豪人家正常的男婚女嫁，报刊上，电台上，电视上都要大事渲染，唯恐大家不知道，可是这一件枪杀了十来个人的凶杀案，报刊，电台，电视却只字不提。

难道，警方与黑社会有什么勾当？看来又不像。

警方搞什么鬼？目的是什么？

仆人们心里有许多疑团，但他们是没有资格要求解答的。

4 探长赵家驹在打着地蜡的楼板上踱来踱去。他虽然按总部的指令做好了一切保密工作，但心里很纳闷，为什么要保密？

他愤愤地在摆满了尸体照片的办公桌上重重一拍，有几张照片被震飞，落到地上。“不可理解，”他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破案，死了这么多人，怎么可以把消息封锁住？”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瘦削、精干，穿着黑色拉链茄克衫。探长赵家驹很不喜欢他那张脸，小巧而白皙，眼睛挺有光彩，像个奶油小生。

来客不管探长喜欢不喜欢他的脸，弯身拣起地上的照片，像欣赏塞尚、梵高的艺术品，举得远远的，眯缝起眼睛仔细观察。